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



〔明〕吴门啸客 撰

前七国志

〔清〕古吴烟水散人 撰

后七国志

〔清〕陆应旂 撰

樵史演义

中国
古代

禁毁小说文库

〔明〕吴门啸客 撰 柯杨 校点

前七国志

〔清〕古吴烟水散人 撰 张品兴 校点

后七国志

〔清〕陆应旸 撰 李宝生 校点

樵史演义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

前七国志 后七国志 樵史演义

陈华昌 黄道京 主编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汉中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0.25印张 5插页 434千字

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20,000

ISBN 7-80605-546-0/I·475

定价: 26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厂址: 陕西省汉中市将坛东路108号

电话: (0916) 2224004 邮编: 723000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贪大位结党巧欺君
慕虚名信谗甘让位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 二 回 演武场横槊示威
无终山潜身逃难…………… (10)
- 第 三 回 命将兴师为贪邻利
见君诉苦盖悔前愆…………… (19)
- 第 四 回 燕子之无道受齐刑
齐匡章有心乱燕国…………… (27)
- 第 五 回 郭太傅请买死马骨
燕昭王高筑黄金台…………… (35)
- 第 六 回 乐毅诚心合明主
燕王明眼识贤臣…………… (45)
- 第 七 回 齐湣王杀二忠臣以肆恶
乐元帥会五诸侯而出师…………… (54)
- 第 八 回 燕昭王大阅节制兵
韩将军丧命匹夫勇…………… (63)
- 第 九 回 败一阵又一阵急似烧眉
下一城又一城势如破竹…………… (73)
- 第 十 回 齐劫燕燕乘便转劫齐营
楚谋齐齐临危翻求楚救…………… (82)

- 第十一回 成功将已小受诸侯封
亡国君尚大争天子礼…………… (91)
- 第十二回 王孙贾左袒诛凶
田法章潜身复国…………… (100)
- 第十三回 乐元帅识天心容小邑
燕昭王念功绩斩谗人…………… (109)
- 第十四回 燕不幸丹药亡君
齐有谋流言易将…………… (119)
- 第十五回 代大将骑劫辱燕师
拜神师田单振齐气…………… (128)
- 第十六回 骑劫不知兵难免丧身覆国
田单出奇计自能破敌兴齐…………… (137)
- 第十七回 田将军法驾迎君
燕守将聊城死节…………… (146)
- 第十八回 燕惠王尽失齐城方悔祸
望诸君不忘燕旧永留名…………… (156)

第 一 回

贪大位结党巧欺君 慕虚名信谗甘让位

诗曰：

燕王昏得太无因，不辨君来不辨臣。

奸相矫情称作圣，佞人邪说认为真。

明明父子生撑断，好好江山白送人。

自古败亡无不有，从无如此绝天伦。

话说周武王既得天下，分封诸侯八百余国，岂是自树敌国？只不过要他辅王室，万年无改。谁知人心不古，以强兼弱，渐渐消磨，消磨到周慎靓王之时，除了小国不算，强大之国，只存七国。你道是哪七国？一曰秦，一曰楚，一曰齐，一曰燕，一曰韩，一曰赵，一曰魏。这七国虽皆各有能臣为国家出力，惟燕国坐控幽冀，地上丰雄，风气精劲，往往生聚异人。在七国前时，出了一个异人，叫做孙臧，与魏国庞涓赌斗才智，因出了一个奇计，将庞涓诱斩于马陵树下，故天下皆闻知孙臧之名。此一段故事已有传述，不敢再赘。不期到了周慎靓王五年后七国之时，燕、齐二国又有两个异人出世：燕国一个叫做乐毅，齐国一个叫做田单，俱先后为国家建立奇功，堪垂千古。此一段

故事流传尚少，故细述之以为览古之证。正是：

世复世兮年复年，年年世世出英贤。

若无青史春秋笔，异绩奇功谁与传？

话说慎靓王五年，燕国却正是燕王哙在位。这燕王哙为君，说他荒淫虽也荒淫，却又不算十分荒淫；说他骄傲虽也骄傲，却又不算十分骄傲；说他不知世事，而国家政事却又件件留心；说他不知古典，而尧舜禹汤却又事事晓得。只因一味愚顽固执，贪图逸乐，遂做了一个千古出类拔萃的昏君。这燕王虽然昏愚，却胸中尚知有圣贤道理，若有造化，遇着一个忠贤宰相尽力匡扶，再得几个有道良臣正言规谏，也还不致丧亡。不期国祚该衰，刚刚又凑着一个奸臣叫做子之。这子之为为人，一个胆子比天还大，一个性子比火还烈，一条肠子比钩还弯，一片心机比墨还黑，仁义礼智全然不识，贪嗔痴暗件件皆能，满口夸张，最会哄骗好人，万般算计，却是自寻死路。内虽狡伪，外面却有威仪：生得身長八尺，腰大十围，肌肥肉重，而阔口方，远而望之，伟然丈夫；又有气力，信手可以仰绰飞禽；又善捷走，疾步可以追及猛兽；使一柄浑铁槊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；又善夤缘。自燕易王在位时，已谋为燕相，执其国柄。及燕易王薨后，燕王哙嗣位，他虽犹居相位，却与燕王哙情意未孚，恐燕王哙委任不专，一旦失位，私心时时忧虑，欲请人保荐，却又遍察满朝，无一个为燕王亲信之人，无一个是我朋党之友。

一日，见苏秦之弟苏代也如苏秦一般能言快语，专以游说显名于诸侯，多能足智，燕王深服于他，惟言是听。因暗想道：若得此人在王前赞言一声，则我的相位便稳如泰山磐石矣。又想：这苏代与我平日甚疏，如何肯言？欲要以财货结交他，他

的眼孔又大，任是金银也不肯真心为我；欲要以势位倾动他，他连诸侯也不放在心上，何况宰相？再四思量，忽然有悟道：“闻他有一位千金小姐，十分钟爱，若求得来做了儿子的媳妇，两下成了至亲，便不怕他不拔刀相助矣。”算计定了，便央一个心腹相好的大夫，叫做鹿毛寿，为媒去说。

这鹿毛寿为人，又是一个只认得富贵不认得人伦，只知有势头不知有节义的人。今见子之为相，正富贵，正有势头，遂与他结成一党，巴不得子之常常为相，他便有靠。见子之托他为媒，遂连忙来见苏代，细细述子之求亲之意。

原来这苏代虽然四方去游说诸侯，托身取重者却是燕、齐两国，若二国和好，他便好往来其间，持揽二国之权。不期自苏秦死后，齐宣王看破了苏秦之诈，便渐渐与燕王有隙。苏代恐燕、齐有隙，立身不牢，因劝燕王质子于齐，方才相安；又令其族弟苏厉仕于齐，常常通好。他既身仕于燕国，燕国相臣岂有不愿结交之理！这日见鹿毛寿来再三求亲，正投其机，即便应允，遂不日成婚。既成婚之后，两家做了至亲，子之方将燕王新立，与他情意不孚，恐失相位之事与苏代说了，央他于中保护。苏代道：“燕王为人愚而多疑，若直直去说，便不听信，待有好机会，只作无心言之，便肯听从。”子之大喜。

忽一日，燕王命苏代到齐国去看质子。苏代去看了回来，复命道：“质子平安无恙。”燕王因问道：“吾闻齐桓、晋文，得了管仲、舅犯诸臣，所以一匡天下，九合诸侯，成了霸主。今闻齐国的孟尝君亦乃天下大贤，齐王得之，岂不又霸天下？”苏代因欲为子之作说客，前乘机答道：“齐王虽有孟尝君之贤，以臣观之，却不能复霸天下。”燕王惊问道：“此何故也？”苏代道：

“国家得贤臣不难，专任贤臣为难耳。齐王虽知孟尝君之贤，而委任孟尝君却不专一，安能得霸？”燕王因长叹道：“天生贤才，偏立身不耦。齐国有贤臣，而齐王却不知用，惜吾独不得孟尝君为臣，若吾得了孟尝君为臣，自当委国听之。”苏代道：“大王何舍近而求远也？今相国子之立身行止不愧古人，又明习政事，即燕国之孟尝君也。自有不知，却慕他人，窃谓大王过矣。”燕王听了又惊又喜道：“原来子之可比孟尝，何以见得？卿可细言之。”苏代道：“孟尝君胸既无文，身又不能武，不过赖三千食客为之游扬耳。怎如子之文能修名教以安邦，武能敌万人以定国，全不借一客之力。以臣观之，子之殆过于孟尝，竟是古之舜、禹。”燕王听了大喜道：“非卿言，寡人几坐失之矣。”因召子之入朝，大加奖赏，遂将一国政事，俱付子之掌理。子之竟受之不辞道：“臣已待罪相国，理该任事，今又蒙大王专心付托，臣敢不竭力效命！”燕王大喜，以为付托得人，快不可言。

子之初为政时，不敢竟行，犹取几件大事请王裁决。燕王推辞道：“既已托卿，犹待寡人裁决，是不专也。”竟退入宫中，恣心游乐。子之见燕王委任不疑，大权在己，便有个篡燕之意，因暗暗与鹿毛寿图谋道：“燕王昏聩，又不临朝，大权尽在吾掌，篡之甚易。只恨将军市被并各营，拥着大兵，见难必要救护，恐一时举事，名分不敌，反遭其辱。”鹿毛寿道：“若明明以刀兵夺国，不独市被兵权在手，难于篡弑；即使篡弑成功，而列国诸侯闻知，亦不下休。此招祸之道也。相国若有大志图燕，吾有一妙计，包管相国不动刀兵而大位自至。”子之听了，便喜动颜色道：“此大大戏我也。以臣而图君，虽极刀兵之力犹虑不能，哪有大位自至之理？”鹿毛寿道：“相国不知也！以刀兵争夺天

下，皆后世事也，上古不然也。三代圣帝明王之有天下，皆不传子而传贤，故尧有天下不付子而付舜，舜有天下不付子而传禹，名曰让位。惟后世衰，乃始传与子，以至于今。今燕王甘心逸乐，不喜听政，且远慕圣贤之名，待寿凭三寸不烂之舌，说以圣人让位之事，彼必喜而听从也。彼若听从而行之，则举国相安，岂不过于篡弑？”子之笑道：“得能让位，可知为妙，但自尧舜以来，经历千年，兴亡之际，无非杀伐，未闻有让位之事，岂至今战国，人心如狼似虎，燕王安得突然而行此？”鹿毛寿道：“人之愚不一端：有愚于狂者，有愚于圣者。愚于狂者，荒淫骄横皆可动之。我看燕王高瞻远慕，是愚于圣者，故思以尧、舜之美名动之。事虽难料，待我为相国图之。”子之大喜道：“愿大夫留意图之。倘能成事，决不忘报。”

鹿毛寿因人见燕王道：“大王闲居深宫，不亲政事，乐乎？”燕王道：“甚乐。”鹿毛寿道：“大王身则乐矣，只是名不甚美。”燕王惊问道：“为何不美？”鹿毛寿道：“勤政乃为君之事。今大王为君而不亲政事，只图快乐，安得美名？”燕王道：“寡人虽不勤政，已托相国子之代吾勤矣，总是一般。”鹿毛寿道：“君自君，臣自臣。子之虽贤，位在相国，任是勤政，只完得他相国之事，安能代大王显尧、舜之名？大王要显尧、舜之名，除非实行尧、舜之事。”燕王道：“且问你，自古为君者多矣，何以独称尧、舜为圣人？且闻舜王被袵衣鼓琴，二女裸，未尝不乐，而无人谓其荒淫，此何说也？”鹿毛寿道：“尧、舜所以称圣人而未尝不乐者，妙在能传贤而让其位也。尧王既老，懒于政事，访知舜王之贤，遂将君位劳苦之事让与舜王，自取快乐。天下知劳苦之事又有舜之为君，便只诵尧王之圣，而不来管其

逸乐矣。舜王既老，懒于政事，访知禹王之贤，遂将君位劳苦之事让与禹王，自取快乐。天下知劳苦之事又有禹之为君，便只诵舜王之圣，而不来管其逸乐矣。今大王虽任子之理政，然君位之名犹为大王所据，大王若不勤政而图逸乐，则天下自加不美之名于大王矣，大王安得称圣人如尧、舜哉？”燕王听了，又惊又喜道：“据卿这等说起来，则传贤让位乃为君之美事也，何后世无一人行之？”鹿毛寿道：“世俗诸侯，岂能如此！惟尧、舜圣人方思及此。”燕王道：“君位若让人，只怕为君之乐，人又不肯让我。”鹿毛寿道：“让位须让贤人。尧虽让君位于舜，尧何尝不享为君之乐者，舜贤人也。舜虽让君位于禹，舜何尝不享为君之乐者，让位若让得其人，虽无为君之名，实有为君子之乐，此大圣人所以为之而不再计也。”燕王听了，大喜道：“让位之乐，原来如此！吾何乐而不为？卿可传示子之，吾将让位也。”鹿毛寿因谏之道：“大王若果让位，是又一尧、舜也。”因退出，忙报知了之，子之欢喜不尽。正是：

奸臣自道智谋高，篡弑君王不用刀。

谁想为君偏速死，不如臣位倒坚牢。

让位之事，燕王虽与鹿毛寿商量，却早有人报知太子平。太子得知，惊慌无措，因忙忙入宫，苦谏燕王道：“燕国乃召公奭祖宗之燕国，受周天子之封，数百年相传至今。父王岂可一旦贪图逸乐，私自让人。若果让人，是自斩祖宗之宗祀也。况君，元首也，臣，股肱也，股肱岂可加于元首哉？”燕王道：“让位乃尧、舜大圣人之事，非汝所知也；且名为让位，而仍实享为君之乐。吾意已决，汝不必多言。”太子平痛哭道：“身为君，方有为君之乐，岂有君位已去，身就臣列，尚能保全其逸乐之理？

望父王熟思之，勿为奸人所惑。”燕王怒道：“此吾意也！哪个奸人敢来惑我？你只知恋此君位，以为不朽，不知周家八百诸侯，今存有几？亡者已烟消火灭，不为人齿，何如让此一时之位，上与尧、舜之名同垂不朽之为高哉！汝欲为君，俟汝自为之，吾不能庇汝也。”

太子平知父意不可回，只得含泪而出。臣子中亦有几个进谏者，燕王俱挥斥不听，因下诏命有司择吉日让位于相国。子之见有了诏书，满心欢喜，只得虚上表章，假意推辞道：“臣才愧重华，德惭神禹，安敢承君王之天位？万望取回成命，容臣效力股肱。”燕王又下诏道：“谦退不遑，愈见圣德，幸早莅臣民，以奠安燕土。”不准辞。子之不好就受，因又上表推辞。

鹿毛寿乘着子之上表推辞，因又入见燕王，说道：“大王可知相国不肯受禅之意么？”燕王道：“不知也。”鹿毛寿道：“昔尧让位于舜，而舜能受位者，尧之子丹朱能体父心而不争也；舜让位于禹，而禹得受位者，舜之子亦能体贴父心而不争也。至于禹，非竟传子，亦曾让位于益，奈何禹之子启不肖，不能体贴父心，竟夺益之天下。故后世谓禹之德衰，不及尧、舜。然细思之，非禹德衰，实禹之子启不肖也。今大王让位于相国，诚当今之尧、舜也。而相国子之不敢受者，因闻太子曾泣谏子大王。大王虽不听，而太子之怨恨必深。今若承命，恐太子一旦夺之，求为相国不可得，故屡辞不受也。”燕王道：“这不足虑。”因下诏废太子为庶人，逐出城外居住，不许入朝干预政事，再命了之受禅。子之遂不复辞，因于南郊筑一受禅之台。

到了这日，燕王先下令，令文武百官俱至旧丞相府，迎请新燕王至受禅台受禅，自却先到台上等候。众官无奈，只得备

了旌竿仪仗、御乐法驾，前往迎请。子之见了百官迎请，知事已真，便老着面皮，装出圣贤模样，冠了王者之冠，服了王者之服，龙行虎步地上了法驾，命众官骑马，左右排班，一队一队地在前引导。一路香烟缥缈，御乐齐吹，直迎到受禅台前方才驻驾。一班文武官，俱下马拥护升台，升到台上，燕王就迎着对拜。拜毕，燕王就将为王的玉玺、临民的宝圭送与子之道：“寡人德薄，不获自修，又倦勤不能亲政，文武臣民久仰大王的钦明圣德高过唐虞，天纵神威不殊夏禹，诚治世之君，福民之主，故寡人逊此衰残，以让有德。愿大王洪敷恩泽，以救斯民。”子之受了宝圭、玉玺，因答道：“天命在兹，敢不祇受；君恩独注，当以有酬。”燕王见子之受了圭玺，就要率领文武百官身就臣列，北面以行朝贺之礼。子之忙传令止住道：“燕大王旧君，有太上之尊，岂可下就臣列！且暂请回宫，再议崇奉之礼。”燕王受命，方先回宫去了，然后百官次第朝见。朝见毕，就发驾郊祀天地。郊祀过天地，才回宫设朝，一面设朝，就传旨拜苏代、鹿毛寿为上卿，其余尽仍旧职，一面就命内侍打扫文华宫，请燕王出居静摄，恐大内混杂不便。又传旨：凡燕王之供奉旧侍宫人，俱着仍入文华宫照旧供奉。又传旨：燕王倦勤，喜于静摄，文武百官不许私自朝见，以妨其静摄。传完了数道旨意，方罢朝，早有一班近侍宫人细吹细打，迎入宫中。因有旨请燕王出居文华宫，其供应近侍宫人早遵旨纷纷出宫矣。正是：

君作臣兮臣作君，实为千古之奇闻。

不知共弃如刍狗，才似人形早已焚。

子之第二日设朝，第一道旨意即云：宫中近侍宫人，尽发供应旧燕王，内御无人，着选颜色美丽女子三千人，净身少年

男子三千人，人宫备用。第二道旨意即云：燕旧王倦勤静摄，供奉宜崇，各项财用俱于常额外加增一半。

这两道旨意一传出去，臣民见了俱惊讶不已，纷纷议论，但因新王初政，不好便上本弹劾，只得权且忍耐。鹿毛寿访知，因暗暗人见了之道：“大王新立，臣民观望，大王何不且传两道假仁假义的诏旨，安定了人心，然后再行此快心乐意之事，使有知有不知，可以掩饰了。今发诏之始，即行此好色贪财之令，未免人心汹汹，大王还须三思。”子之道：“鹿卿有所不知。燕政素宽，若再假以仁义，则民心玩矣。民玩之后再行此苛求之政，万万难从矣。莫若乘此新政威严之际，雷厉风行，谁敢不遵？寡人筹之甚熟，故特行之，使臣民知新主作用出于寻常。卿若虑其不遵，寡人明旦再示之以威，无不从矣。”鹿毛寿因赞道：“大王洪深之略，非疏浅之臣所能测度也，但示之以威，亦宜早行，恐迟则臣民又生议论也。”子之道：“要示以威，这有何难？”只因这一示威，有分教：钳者民口，失者民心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二 回

演武场横槊示威 无终山潜身逃难

诗曰：

天意从来不可知，推之人事大差池。

贤能嗣子逃无路，暴虐奸人偏有为。

到此人民谁不愤，如斯社稷怎支持？

当其得意夸能早，及到身亡悔已迟。

话说子之才即位，所行不义，要以威压臣民，因传出旨意来，要明日下操。新王命令，谁敢不遵？到了次日，子之带了鹿毛寿一班党羽臣子到了教场，高坐将台之上。只见教场中，兵马早已排得齐齐整整，因传令众将道：“方今列国各据封疆，若不将勇兵强，难以威邻服敌。汝等众将，须尽心操练，必人人有乌获之能，个个逞孟贲之勇，寡人方倚为长城，加之重任，若徒炫虚名，全无实用，定当加罪。”众将齐声应诺，子之方下令开操。

众将得令，摆一回阵法，射一回弓箭，舞一回刀枪，试一回火药，直到日午方完。子之看了道：“这些操演，皆应故事，不足显才。”因命取寡人的铁槊来。原来子之力大，自用的这柄

槊，乃是浑铁铸成，约有二百斤重。子之亏这柄槊，在燕易王时骗了一个宰相，今日故又取来压人。

当下四个兵士抬到将台下放了，子之就传令：众将中有能举槊上马，施展得动的，即拜为大将军。令下了，合营金鼓齐鸣，并无一人出来应令。传令的恐人不知，只得又高声传了一遍，金鼓又鸣了一转，也不见有人出来。直传到第三遍，金鼓正鸣，方见左营中一将金盔、金甲、大红袍、丝鸾带，飞马直到将台之下，大声叫道：“末将不才，愿举大王之槊。”众人视之，乃偏将军乞栗也。台上因传令快举，举得起重赏。乞栗乃跳下马来，用双手抱起槊，横摆了一摆，竖扬了一扬，欲要飞身上马，自觉艰难，只横着槊在将台下转了一转，便放下来，靠将台竖着。满营早已喝彩，金鼓复鸣。子之在将台上看见，微笑一笑道：“也亏他了。”正说不完，只见后哨中又一将铁盔铁甲、皂罗袍、乌油铠，飞马出来，大叫道：“这等样怎算得举槊？待末将举与你看。”因一马跑到将台边，也不下马，见槊靠在台边，遂尽平生之力往上一拖，拖起来横担在马上，用双手擎定，放开马在营中跑了一转，依旧到将台边，然后放下槊来。满营金鼓复鸣，众人愈加喝彩。子之在台上一看，却是副将军费器，因也笑一笑道：“这更亏他。”因吩咐给赏：乞栗是银花一对、红彩一匹；费器是金花一树，锦彩一匹。

赏完，子之因看着鹿毛寿对众臣说道：“这样舞槊可发一笑。寡人若空说他，他也不服。这叫做不睹太阳，不知燭火之光小；不闻雷霆，不识金鼓之声微。待寡人自舞一路，与众臣民一看，他方知惭愧。”因卸去龙服，披上软甲，除了王冠，换上战帽，众文武随从着走下台来。近侍早已备下战马，子之要卖弄英雄，

一手提起槊来，一手抓定马鬃，将身一纵，早已跨在马上，然后双手将铁槊轻轻地使开，先开过门，后又立个架子，左三路，右五路，初犹缓缓的一磬一控，一纵一送，如龙之盘旋，如虎之踊跃。使到溜亮时，只听得呼呼风雨，只看见闪闪霞飞，只看得冷阴阴、寒惨惨，一团兵气袭人，并不见人在哪里，并不见马在哪里，并不见槊在哪里！满营将士看了，无不寒心吐舌，齐呼万岁。子之听了满心欢喜，然后收住了，将槊前一拧，后一摆，横一拖，竖一搦，约略舞了三两回，方轻轻地将槊放下，面不失色，口不吐气，大笑问众文武道：“寡人舞的槊何如？”众文武俱拜伏于地，交口称赞道：“大王的天威神武，实古今所无也。”子之大喜，方跳下马来，重登将台，换了王服，乃下令道：“寡人以神武定国，言出必行，令出必从，善承旨者加爵，有逆旨者死无赦。”又出金钱赏劳三军，方罢操回宫。正是：

狡诈为君不识仁，但将猛勇压臣民。

谁知猛勇有时尽，依旧臣民别属人。

子之卖弄了一番猛勇，人人害怕。凡国家的事，皆任他的性子而行，谁敢违拗？然民心汹汹，朝野慌张，无一人不怀愤思乱。过了年余，将军市被心不能平，因暗暗与太子平商量道：“燕国乃殿下之燕国也，岂容此奸贼据而为君？必攻而杀之，方快吾心。”太子平道：“我岂不愿杀此奸贼！但恨被废失位，无力与争，况此贼又猛勇异常，恐攻之不胜，反取其祸。”市被道：“太子何懦也！吾当誓杀此贼！”

又过了些时，市被忍耐不住，忽听得子之抱病，因大喜道：“天从人愿，此贼应灭矣！”遂不再计，竟率了本部军士千余，乘夜无备，一齐鼓噪，杀奔宫门。百姓因子之为政暴虐，恨入骨